

父親和我倖免太平輪劫難

● 李文中（彩色圖照刊第七頁）

前不久，台灣拍攝了一部有關五十多年前行駛上海—基隆之間的太平輪，在吳淞口外，與建元輪互撞事件的紀錄片。令我想起，父親和我當年的差點坐上那艘不太平的太平輪的相關往事。

兵荒馬亂難民蜂擁

凡是三〇年代前在大陸出生的中國人，很少沒有逃難的經歷。有人幸運地逃過一次次的劫難，才能存活至今。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個。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國軍在東北地區節節失利，東北剿總總司令衛

立煌從瀋陽逃到北平，整個東九省相繼易手。到了十二月，南京和上海局勢吃緊，國民政府明令疏散。我和母親在兵荒馬亂中先行離開南京，經上海搭乘中興輪於十七日到達台灣。我在「本人大事記」中曾有如下一段記載：

「此次逃難，遠較中日戰爭時為苦。沿途秩序之混亂，實是從未聞睹。戰爭殘酷，生靈塗炭，頗令人悲憤。」

那年，我年僅十九，就讀南京金陵大學政經學系政治組二年級。為了侍奉母親赴台，不得不暫時輟學。到

台後不久，即接到金大教務處通知，囑我立即返校參加期終考試，否則將予除名。於是，只好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八日再由台赴滬，轉抵南京。我在「大事記」中又寫道：

「然見石頭城景物全非，充滿恐怖氣氛。國家噩運，又將到臨。」

往後一周，除參加金大期終考試而外，多半待在新街口慈悲社的家中，那裡也沒心情去。

已不記得是那天下午，時任江蘇省軍管區副司令的李文彬老伯，從上海打電話來告知：他已代父親和我買好定二月二十六日去台灣的船票，他

自己也將和我們同行。

李老伯和父親不僅同宗，又是雲南同鄉。他的三兒子，拜父親為乾爹。我和母親第一次去台灣，就是和他的夫人一家同船。在台北我們還合租杭州南路二段一棟日式房屋同住，算得上有通家之好。

由於有這幾層關係，我問李老伯買到那家公司的船票？預定何日開船？他回答我說：是「太平輪」，農曆除夕夜開船，大年初二才能到達台灣。

暈船使我轉了念頭

那段時期，經常航行上海台灣間的定期客輪只有兩艘。一艘叫中興輪，一艘是太平輪。因為時局日緊，兩條船的船票連黑市都很容易買到。李老伯是因為和太平輪船公司老板，在上海正巧住在同一棟大樓內，所以才有辦法買到最近一班赴台的太平輪船票。

不過，當我聽說是太平輪，又定除夕夜才啟航，立刻起了兩個念頭。

一個是，反正無法趕在年前到達台北，和母親及三哥團圓過年，又何必如此行色匆匆。

另一個是，我不久前乘坐載重量三千多噸的中興輪從台灣到上海，曾在基隆港俯視正好停靠在旁，僅一千多噸重的太平輪，其水面高度不及中興輪一半，而當天中興輪一出基隆港，遇上冬季台灣海峽的狂風巨浪，船身不斷上下翻騰，曾叫我暈船難過得食不下嚥。我想，坐中興輪都吃足了苦頭，又何必冒吃苦之險，去坐比中興輪噸位小了一半的太平輪呢？

當時，父親正好去國民黨中央黨部開會，不在家裡。於是我把上述兩點看法講給李老伯聽，同時問他如果能買到下一班中興輪的票，可否先把太平輪船票退掉。

沒想到，李老伯的心中所想竟和我我不謀而合。他說：「轉告你家老太

爺，我們就這麼決定了。」那時，誰也不會預知，我們作了一生中最為明智的一次選擇。

父親回家後，我一五一十把退掉太平輪，改坐中興輪的原因和經過向他報告。

父親雖不同意，但知道改變不易，也就未加深責。僅叮囑我，年紀輕輕，不可擅自作主，應該先徵詢他的意見後再作決定才是。

南京城的局勢，隨著徐蚌會戰失利，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在北平降共而益形緊張。中央政府正式決定南遷廣州。

我和父親乃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廿六日乘火車離南京前往上海。當天一早，在家中五、六位工作人員護送下，順利將大小十二件行李送上車廂。他們一致向父親建議，為了安全，至少應由他們之中一、二人陪同一塊前往上海，但為父親婉拒，認為並無必要。

逃難火車遇老同學

當我們剛坐定不久，突然發現這一節車廂內還坐著原在重慶時的鄰居

，也是我在南開中學的同學王定明兄。他帶的行李雖沒我家多，但遠遠望去，有一幅巨大的湘繡和好幾袋食米。有趣的是，他和我都不是現役軍人，卻不約而同穿著軍便服。我心想，有定明兄作伴，沿途彼此可以相互照應。

定明兄尊翁是曾任重慶中央訓練團教育長的王東原老伯。抗戰八年期間我們兩家正巧住在距離中訓團不遠的遺愛祠李家花園內。定明兄和我又都是沙坪壩南開中學的同學，彼此早已十分熟識。抗戰勝利後各奔東西，想不到在逃難時又有緣重逢。

到鎮江附近，開始走走停停。遠處不時還傳來零星的槍炮聲。乘客中有人判斷：八路軍大概已離鎮江不遠。

給我印象極深，到今天很難忘懷的一幕是：每當火車一停，不管是到站或是車在荒郊野地，從車窗向外看，都是黑壓壓一片難民群。如果你開車窗透透氣，立刻有八根手指伸了進來，緊抓住窗沿不放。直到火車加速行駛，這些手指才慢慢一個個的消失。我知道那是可憐的難民們，在無助掙扎。車停時讓他們燃起一絲可以搭上火車的希望，車開後，又讓他們的希望變成失望。坐在車內的人，除了同情，對他們真的是愛莫能助。

火車駛駛停停，經過漫漫長夜，終於在天剛破曉時分，開進了上海車站。火車還沒停妥，想不到大批跑單幫的人群，像水銀瀉地般蜂擁而上，使車內乘客下車都要擠上半天，更別說我家還帶了十二件大大小小的箱子。

經過和定明兄交換意見，我們迅速作出如何將兩家行李送下火車的緊急應變辦法。

往日行駛京滬線的火車，窗門較寬。不知為何那天我們乘坐的這班車，可能是借用行駛津浦線（即浦口到天津）的車廂，車窗較小，我們的箱子根本無法通過。於是，在情急之下，我們只好用腳上穿的美軍長筒皮靴，踹開靠月台的兩扇車窗。當時，正好有名警察經過，原以為一定惹出麻煩，沒想到他一看是兩個軍官破壞公物，居然頭都不抬，視若無睹的走開了。

於是，我請父親和定明兄先擠下了車，然後由我一件一件將行李從窗口遞下，定明兄在月台接應。當兩家皮箱、米袋和湘繡全送下車時，我已氣喘吁吁，上氣不接下氣。

滯留滬上苦中作樂

雖然行李是安全搬下了火車，可

是如何運出車站仍是個大問題。所幸，正當我們為此事傷腦筋時，父親在上海的朋友在萬頭鑽動的月台上，終於找到了我們；並由他們僱來的紅帽子負責將十二個箱子抬出車站。我和定明兄也就此別過，大家各奔東西，迄今五十六年，音訊全無。

到了上海，父親和我住在乍浦路一八〇號軍之友社社長劉德銘先生家。前來看父親的人很多，我則終日無所事事，靜等下班中興輪啟航赴台。

記得是那年農曆春節初一下午，我和南京金陵中學的同學趙志偉兄一塊到上海鬧市逛街。剛走進著名的先施公司大門，就聽見賣晚報小販高叫「太平建元互撞」的號外。驚嚇之餘我立刻買了一份，趕回住處向父親稟報這則屬於我家的「喜」訊。許多在上海的親友得知消息後，也認為父親洪福齊天，才能躲過此一劫數。

為了慶賀大難不死，趁在上海等船的期間，原本就是戲迷的父親和我

，幾乎每天晚間都被邀去看京戲。當時，上海「天蟾」大舞台等戲院正上演劈紡名角童芷苓、言慧珠以及厲家班的連台好戲。其間有兩件事，至今仍未忘記。一件是大劈棺裡扮演「二百五」的名丑曹四庚，口啣長煙袋，金雞獨立站在台上，一動也不動的精彩表演，叫觀眾簡直看不出來他到底是個真人還是假人。另一件是小生泰斗姜妙香，耍槍一不小心，槍竿竟掉到台下，引起觀眾一陣哄堂大笑。父親事後告訴我，這種事如在北京發生，姜妙香很可能被喝倒彩。因為北方戲迷對名角的要求，比南方觀眾高。在上海，大家對當時年逾八旬的姜妙香在台上失手，只是一笑置之，未予認真計較。

到鹽城為父友「暖床」

在上海短暫停留期間，還有一件趣事值得順便一提。父親早年軍旅生涯中，曾被邀到江蘇省鹽城擔任團長

，結識了由他推薦，一度出任江蘇泰縣縣長的陳振岩先生。陳已卸下縣篆，改行經商，在揚州開設了一家三合醬菜公司，另在上海設有分公司，專司包裝批發，十分成功而致富。他能從報上看到父親抵滬的新聞，特來相見，並邀我父子除夕到他家吃年夜飯。

陳振岩原配，多年不育，膝下猶虛。為子嗣計，他早已定正月初一納寵。他知道父親有五個兒子，堪稱多福多男，堅請我們父子為他「暖床」。父親以盛情難卻，只好答應，在他家新房喜床上睡了一晚。「暖床」這個習俗在大陸甚為流行，也傳到台灣。一般情況，應找沒有結過婚的男性。但陳振岩為什麼請父親和我二人暖床，是否另有講究，則不得而知。

回憶在上海時，曾聽到許多有關太平輪失事經過的傳聞。由於太平輪是在農曆除夕夜開船，傳聞大副二副在駛出吳淞口後，就把駕駛任務交給

三副，而去船艙賭牌九去了。當晚夜幕低垂後，海面上有點薄霧，視線不是很明。不知是什麼原因，由寧波開往上海的建元輪，在吳淞口外不遠處，攔腰直接撞上太平輪。有傳言說，太平輪艙底載運大批黃金，所以被撞之後，很快翻覆。除了二、三十位當時尚在艙外的旅客落海獲救，其餘在艙內的船員，乘客一千多人幾乎全部遭到不測。

後來我到台灣，因在報社工作，知道太平輪罹難者家屬及幸存者曾經集會。其中有一位時任台北中華日報的張姓女記者，她因落海後抓住了旁邊一個浮筒，才幸運的被美國軍艦救起。至於究竟太平輪有無載運黃金，唯有等待將來沉船打撈後，真相才能水落石出。至於有心人故意借太平輪沉沒，斷定國民黨根本沒帶黃金到台灣的妄言，已由多位當年親身參與運黃金到台灣的相關人士出面嚴正駁斥，我在此就不再贅述。

台北見母恍若隔世

一九四九年三月九日，父親和我及李文彬老伯一行三人，終於登上中興輪離開十里洋場的上海，翌日下午在雨中安抵基隆，轉車在午夜時分，到達台北，和差一點就天人永隔的母親團聚。距離我一九九三年重遊上海，整整已過四十四個寒暑。

在我從南京逃難，經上海到台北的這次倖免於難的過程中，尚有一件憾事應該一提。當我們退掉太平輪船票，決定改乘中興輪後，父親隨即函告母親行期有變。誰知在那兵荒馬亂的時候，這封信走得特慢。當大年初一太平輪失事消息都傳抵台北時，母親尚不確定我們是否坐在這班船上。內心之焦急，也就不言可喻。直到第二天接到我們從上海打去的電報，才破涕為笑，鬆了口氣。後來母親告訴我：她和李老伯兩家人，渡過了一個有生之來為愁雲慘霧所籠罩的新年。

同時當她與父親和我見面時，她曾激動得有恍如隔世之感。

編按：本文作者父親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先進李宗黃，字伯英，雲南人，曾代表唐繼堯出席南北議和，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抗戰期間任行政院縣政計劃委員會主委，西南聯大教授，抗戰勝利後任雲南省代主席，因清共遭謗去職。為國內著名的地方自治專家，著有「中國地方自治概論」、「國父遺教」等書。

嘉言錄

陳立夫

· 仁者愛人，仁之行曰義，義者助人，不知愛人及助人者，非人也。仁者敏於行而訥於言。為國家犧牲生命者，謂之成仁。
· 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 誠者無自欺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至誠無息。
·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